

## 尋找 Sapient Sabre

2005 年:美國未來學家 *Kurzweil* 創造了“*AnthroMech*”一詞, 意為“生物人工智能”

2025 年:宣布成功生產第一個 *AnthroMech*

2032:科學家開始使用納米技術改造人腦

2045: 首次量產 *AnthroMechs*

2048:由於不明原因, *AnthroMechs* 被大規模毀滅。

2068:第二次量產 *AnthroMechs*

2088:.....

我對著宿舍的房門坐著,等著見一見我這個學期的室友。我是主修人文學的,這是畢業課程。終於,門開了,一個個子高的男人走了進來。

“嗨,”我伸出手來握手,“我是 Luddy Yhtomit。”

他停頓了兩秒鐘,抓住了我的手。他閃爍的目光與我相遇,透過內置於眼的屏幕,我看到他的虛擬學生證漂浮在我的視線中。

“036806...806...那我就叫你Bob吧!”

他清晰地發出聲音,“我喜歡這個名字。”

事後他沒有說話,但我從他的右眼看到,他也為明天感到興奮。

我們的課程是“*AnthroMechs* 與人類”。2088年每個學期只有一門課,每門課持續一周,因為我們要事先閱讀所有指定的網上論文(我們的納米大腦使我們每分鐘可以處理60,000個單詞,因此可以閱讀所有內容)並在班上作出討論。教我們的是 Liewzruk 博士。他談到了人與機器兩者將如何融合在一起並變得難以區分,以及 *AnthroMechs* 可能如何取代人類。我在眼球內置顯示器上記下了筆記,但還是忍不住閉上左眼看他發表演講。大多數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雙眼都變成了電腦屏幕,因為他們的大腦是在他們還只是胚胎時由納米技術改造的。我兩歲的時候“回歸文明”,所以我的大腦只有30%被改

造了。我已經習慣閉上右眼看信息，閉上左眼看我原本的周圍環境，然後睜開它們看兩者。

在課程的最後一天，班上討論之後，我舉起了手。

“博士，我不明白，你聲稱我們可以稱 AnthroMech 為人類。然而，我們有人類獨有的情感和個性。AnthroMechs 永遠無法複製這一點。”我提出懷疑。

“個性來自個人經驗，它們是信息。如果 AnthroMechs 處理相同的信息，為什麼它們不能複製人類？如果記憶相同，兩者就可以相同。”他回應。

“對我來說不是，這種經歷從來都不是他們的。”我抗議道：“看，你總是聲稱信息是人類的關鍵，但人類遠不止這些。我們不僅僅是我們的技術如何理解我們。”他沉默了。

“你聽說過母親定理嗎？”我逐漸提高了聲線，“人類在家庭中成長，我們通過與父母的互動來建立我們的人性、情感，尤其是智慧。通過母親的擁抱，我們學會了感受。AnthroMechs 可以模擬類似擁抱的溫暖，但總是缺少母親、撫摸。”

全班同學議論紛紛，意見不一

“我同意Luddy的觀點，”Bob的聲音在我旁邊傳來，“我有知識和記憶，還有現實的感覺。然而，我認為自己只是一個信息容器。”

“那你告訴我，Yhtomit先生，”博士嚴肅地問我，“你的納米大腦中儲存了多少所謂的真實記憶？你的感官有多少沒有改變？你最後一次不使用納米大腦寫作是什麼時候？是什麼讓你與 AnthroMech 如此不同？”我保持沉默，但我知道我與完全改變大腦的同輩不同。

Liewzruk 博士盯著我們倆，用毫無感情的語氣宣布：“我希望在考試中看到你們的答案。”並下課。

考試題目是“什麼是人？AnthroMech 能有多人性化？”我們都不合格了，決定去拜訪系主任 Acuman 教授。他和 Liewzruk 博士在一起。Liewzruk 博士看到我並宣布：“你們兩個將進行補考。Luddy，下次不要拒絕 AnthroMechs 的潛力。”然後他轉向Bob：“你引用了太多數據。下次試著說出你的意見和感受。”

他一離開視線，Acuman 教授就評論說，

“他還是像四十年前我救了他一樣頑固。仍然聲稱人類應該被 AnthroMechs 取代，就像他的同輩一樣。首批量產 AnthroMechs 的最後一個。你們有事要問嗎？”

“人類有什麼獨特之處？”我問教授。

他坐直，指尖相碰，抬起頭說：“我不知道。因為如今人類的行為與 AnthroMech 完全一樣，也依賴於他們的納米大腦。”

“還有 Yhtomit 先生，”他盯著我，“告訴我，為什麼人類應該是獨一無二的？”

我咆哮著說：“我們應該是！否則我們很容易被 AnthroMechs 或任何毫無感情的人造物所取代。”

他停頓了一分鐘，然後轉向Bob，

“036806，你喜歡這門課嗎？”

“我是Bob。”他發聲。

“哦，原來你有名字了。”教授驚訝道：“你有沒有學到什麼新東西？”

“教授，我已經學會了人類的所有知識，但我無法進步。”

“沒關係。畢竟，我們只是在教 AnthroMechs 去思考，而不是去互動，去感受，去像人類一樣超越納米大腦。”Acuman 教授輕聲說道。有個詞讓我感到震驚：AnthroMech？

“教授，”Bob說，“我很聰明。我有人類的記憶，這就是他們設計我們的方式。但我想超越處理信息。怎麼成為人？”

Acuman 沉默了幾秒，瞥了我們倆一眼，宣佈道：“傳言有一物名 Sapient Sabre，找到它的人就會了解有關人類的一切。”

回到我們的房間，我表達了我的驚訝。

“你是 AnthroMech ？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有，”他坐在宿舍窗邊，“我是036806。第三批，2068年生產，第六條生產線。”

“作為 AnthroMech，你有沒有試過不去思考，而是去觸摸有意義的東西？”我水平揮動手掌。

“你的手？我不知道。”他一臉茫然

“你能開玩笑、哭、愛、恨嗎？你……有靈魂嗎？”我好奇地問道。

“你可以嗎？你，或是你的納米大腦可以嗎？”他反問道。

幾秒鐘沒有人說話。

“我們需要 Sapient Sabre。無意冒犯，但必須有人類獨有的屬性，令我們異於 AnthroMechs。”我提議。

“我跟你一起去！”他急切地發聲。

“你為什麼需要它？你是 AnthroMech。”我說，盡量不顯得刻薄。

他用最大的聲音喊道：“因為我不想自己僅僅是一件先進的技術！”他坐下，輕聲嘀咕道：“我不想自己僅僅是一件先進的技術。”他立刻起身，“去人文博物館！我剛剛在網上瀏覽了一下。‘Sabre’是一把劍，‘Sapient’是指有智慧的。我們只有一個地方能找到這樣的劍。”

我們決定直接去地下儲物室，因為這是他們封鎖的唯一區域。有許多很有價值但不熟悉的物品，但我們很快就找到了目標。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痕放射出光芒，照亮了下方的銀灰色石頭，一柄與歷史書上一樣的長劍，插在了石頭中。我們爬上去，把手放在劍柄上，全力以赴。劍離開了容納它的石頭。它反射了光，似乎啟蒙了我們。

突然更強的光亮朝我們閃過，一個老守衛目瞪口呆地看著我們。

“我們找到 Sapient Sabre了！”我興奮地宣布。

“哦，真的，”老守衛回答，“你覺得自己充滿人的特質嗎？”

我很困惑。然後他繼續說道，“傻孩子們，那不是 Sapient Sabre，但你現在可以統治英國了。”守衛說。（他們拔的是Excalibur，王者之劍）

“我認為警衛是對的，Luddy，”Bob失望地揮舞著劍說，“除了信息在腦中流動，我什麼都感覺不到。”

“我們哪裡做錯了？”繞著圈子走著的Bob嘟囔著。我閉上了右眼，正在回顧人類的歷史。我閉上雙眼，用我原來的大腦思考，相信人類會在他們的大腦和基因中傳遞微妙的知識。人類在 2040 年埋葬了一個時間膠囊，那是最後一個時間膠囊。我坐直了，喊道：“就是這個！母親定理指出，父母總是留下遺產。Sapient Saber不是直接意思，是比喻！它對人類來說是如此獨特，以至於他們將它隱藏在一個地方！”我指了指外面的一個綠點，這是最接近的猜測。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猜測，也許是我大腦的 70% 作瑞。

在郊野公園的某個地方，我遞給Bob一把鐵鍬，然後挖了起來，直到我們找到了一些東西。一個黃色的小膠囊出現了，一個2040年的時間膠囊。我們打開蓋子，裡面的東西讓我們震驚。它不比一隻手掌長。一根透明的棍子，裡面還有一根更細的藍色棍子。按下上端的按鈕會觸發另一端的尖頭。我感到某種似曾相識的東西從我的自然大腦中出現，在我的手中循環。我相信我的猜測並告訴Bob“它會生成單詞。”Bob沒有表現出懷疑，而是感到困惑。雖然我很想使用它，但我還是把它交給了Bob。“不要用你的納米大腦思考，觸摸。現在把你的手指放在一起。好的。把它放在手指上。”我無法理解Bob的感受，但當他移動他的手時，我看到瞭如釋重負的淚水。他在一塊人工石上揮動此物，一絲藍色從平坦的表面出現。我敢打賭，他不再受制於他的納米大腦了。

他在光滑的表面上寫道：“沒有 036806。我是 Bob。我思，故我事曾在。我感，故我在。”

初撰於 2020 年 11 月

譯於 2022 年 4 月 5 日